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九
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貢生臣劉懷遠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九

宋 熊克 撰

建炎四年秋七月時已除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建康
府路大帥甲辰宰執擬提舉太平觀劉洪道為參議官
上曰不可是又欲與頤浩同官趙鼎曰頤浩之來尚遲
今先令洪道往池陽措置防江上乃許之因曰議者謂
頤浩多引用山東人且頤浩為相當收天下人材而獨
私鄉曲非公道也張守曰立賢無方正為此耳既而頤

浩過闕見上言臣自去國不知金人之實似聞已渡淮
北去然敵情多詐而難測臣比經四明見朝廷集海舟
於岸下是必為避敵之備夫避敵固當預辦然禦敵之
計尤不可緩臣仰料聖駕萬一避敵不過如永嘉及閩
中爾望鑑去歲敵騎追襲之事選兵二萬分為二項以
頓江東或據水鄉或扼山險邀而擊之使將士戮力如
四明城下之戰則無不勝矣萬一今冬敵不渡江則願
宰執預為之計俟來夏則遣兵北向分二萬由海道趣

文登以搖青齊分二萬由淮陽趣彭城以撼郟濮益金
人用兵深忌夏月我必乘其忌而攻之故大暑用兵臣
前後屢陳此計然安危治亂之要尤在人主能察方去
冬金人分三路追襲廷臣皆以航海為非惟陛下斷而
必行故至今帖然無虞夫難得易失者天之時難成易
敗者人之功臣願陛下愛惜分陰汲汲圖之近臣有獻
計者必參以行事而驗其是非則人不難知矣此陳蕃
所謂成敗之機在察言也願留聖意 丙午右諫議大

夫黎確言陛下念劉光世之功宥資峻秩舉無所吝今
又與舊相並命為太帥處以鎮江光世乃預擇便地自
安而委郡政於添倅陛下聖斷不從尚遷延未行公議
憤之詔以章示光世確邵武人也 辛亥右僕射范宗
尹言張俊自浙西東稱岳飛可用上曰飛杜充愛將充
於事君失節而能用飛亦有知人之明也 新肇慶府
鈴轄曾訥者初以貢獻得官後因忤梁師成以至編置
籍沒上憐其無辜令宰執與一差遣而言者乃謂訥因

請託得之戊午上曰朕可嘗有此可亟罷前命使中外
曉然趙鼎曰訥已除鈴轄猶上言乞郡不已乃詔并鈴
轄罷之 知平江府湯東野乞祠乙丑上謂宰執曰向
聞趙鼎言東野與康允之皆有才但當外任繁劇不可
處獻納之地范宗尹曰議者謂允之優於東野張守曰
二人皆能辦事而允之不擾上曰既能辦事無不擾之
理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林學士范祖禹當
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已進御又有仁宗訓

典及帝學二書深禪治道今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
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許之 初河北賊鄺瓊等五萬
人來降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靳賽往招納之又
饒信間有妖寇王念經等聚眾數萬光世亦命統制官
王德同賽總兵致討德涉彭蠡道出饒州羣盜劉文舜
攻城甚急守臣連南夫馳書求救德引兵壓壘而陣賊
舍兵請降時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護迎隆祐太后過
撫州勸德進兵德遂抵貴溪一鼓而擒念經是月獻俘

行在道君自韓州徙居五國城金人請道君減去隨行官吏道君力懇之不從乃召諭之曰卿等相隨而來憂樂固當同之但事屬他人無如之何言訖泣下官吏皆呼號而出宗室亦不許隨行惟孝騫嫡孫有奕等六人從焉五

國貝勒巴克塔

原作字量八曷打今改正下同

下通事慶格詐傳巴克塔

之言求北珠道君與之他日事發巴克塔欲殺慶格遣人審覆道君曰初無此事恐復誤傳北人聞之皆手加於額太子烏拉罕

原名幹高歡今改正下同

遣人奉書求內侍兩輩道君不

悅曰誰肯往者然五太子不可不遣乃遣王佃陳思正且復書曰二人自汴京隨至此難苦萬狀望優容之 時開

府劉光世以公事移牒六曹

八月甲戌詔新江州鈐轄

張忠彥聽朱勝非節制上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為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虜不疑以待勤王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鄭穀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人亦懦怯不能有為故人以威武不能屈為大丈夫也 先是江西湖南北路正賦外多別科來

米則有正耗補欠和糶斛面等自一石輸及五六石錢
則有大禮免夫綱夫瞻軍等自一緡輸及七八緡吏緣
為姦其名曰新復調丁壯把隘修寨富者出財貧者出
力民不堪命則據險結黨抗拒縣官既免征徭之苦且
獲攘掠之利故多去為盜至是勝非上疏極論而宗尹
未嘗歷州縣不甚知民疾痛但降旨依累降赦令而已
叅知政事謝克家請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
之關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命侍臣進故

事自此始既而吏部侍郎直學士院恭崇禮乞止令講
讀官三五日一進乃詔翰林學士兩員如前詔 丁丑
詔故言官常安民江公望皆抗節直詞觸權姦之怒擯
斥至死可並贈諫議大夫仍召安民子同赴行在隆祐
太后自江西回庚辰上出行宮門外迎之 初侍御史
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
事上頗難之既而戶部侍郎季陵乞詔宰執於罪累中
選真賢實能量付以事責功補過雖蔡京王黼張邦昌

之所主者亦不以一眚廢其終身詔臺諫勿復以言遂
榜朝堂至是與求同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
論列以為自古豈有禁臺諫不得言者且不應榜表臣
永嘉人也上命撤之宗尹請坐三章行出曰臣雅是之
從何敢固執與求再論陵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
指鹿為馬之語宗尹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辛巳上
批略曰陵為侍從乃乞用一時罪戾之人使箝臺諫不
得言可罷與外祠與求乞顯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

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職與郡遂以與求為直龍圖閣知台州 初宣撫制置使張浚復歸秦州至是以敵衆猶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撓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多以擊敵為便浚召都統制曲端等問之端曰平原曠野敵便於衝突而我師未皆習戰須教士數年然後可以大舉統制官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為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我據關輔之勢可以徐圖諸將恥於不武莫肯出言參議官

劉子羽爭之以為未可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為是爾張浚丁巳瀟湘錄曰浚奉使川陝日上謂曰陝西士馬彫弊勢非五年之後不可大舉既上往會稽敵勢乘隙侵陵海道之行危甚後雖退師金四太子者猶於淮西駐軍浚與叅議官劉子羽議曰今度敵勢必再犯江南儻事有不意為天下後世罪人矣勢當傳檄舉兵以為牽制子羽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此兵非五年訓練不可一拘者曰事有不可一

物者

按上二句疑有誤字

假令萬有一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

吾儕奈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子羽之

議遂塞此事外人不及知謂浚輕舉且歸罪子羽為多

天實殲之也 先是端驥得志而驕自白店原之敗少

沮參謀官王庶乘此言於浚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圖

之浚乃罷端兵柄遷之恭州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等

諸州羈管陝西人恃端為命及為庶譖而貶單情頗不

悅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欲易置諸路帥臣

權勢震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蜀之富而
貸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道所在山積浚之
為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
篤謹有志于天下古人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為諸將亦
莫敢桀驁曲端者初為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
人角更勝迭負西人以為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
廢之 浚於是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問罪癸未復永興
軍金人大懼急調右監軍烏珠自京西令星馳至陝右

與萬戶羅索等會而浚亦劄五路合兵四十萬約日會於耀州以與金戰 權知三省樞密院盧益令權綴宰執班今後奏事取旨時同權知三省樞密院李回獲六宮在道尚未至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扈從先還乃乞錫太后所過秋稅丙戌宰執奏夏稅已放若更免秋稅恐州縣經費有闕却至橫斂上愀然曰常賦外橫斂及賊吏害民最宜留意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賊吏罪未嘗末減自今雖未欲誅杖脊流之不可貸也 金左

監軍達蘭自維州引衆寇淮東又欲南渡議者將復為海道之行范宗尹以為危事不可再蹈頻年浮海則遠近離心大事去矣上以為然乃詔金兵見於真揚出沒恐不測南渡令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往鎮江分兵以備江岸及會淮南諸鎮併力擊之 盧益上疏言民困乞頒霈澤戍子曲赦饒信二州 承州鎮撫使薛慶故為盜時嘗掠於通泰及作守則重稅往來民甚怨之承楚相距有樊梁等三湖繇二百里饒魚稻菱蒲之利賊

張敵萬往來其中衆至數萬旁郡被害慶與敵萬通和承州賦入城者多得達楚州鎮撫使趙立不與敵萬通故楚獨受苦絕賦入路由是乏食夏中米價承二百楚五百以敵萬賦入路為厚薄也至是金攻揚州急鎮撫使郭仲威求援鄰鎮慶走救之戰敗而死楚勢亦危立遣人告急己丑樞密院奏仲威兵力不加僉書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往救之後曰金方濟師達蘭善兵其鋒不可當立孤壘危在旦暮若以兵委之

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曰楚當敵衝所以敵兩淮若
委而不救則失諸鎮之心俊曰救之誠是但南渡以來
根本未固而宿衛寡人心易搖此行失利何以善後鼎
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是舉也不
惟救垂亡之城且使諸將殫力不為養寇自豐之計若
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詔通泰鎮撫使岳
飛率兵腹背掩擊又令浙西大帥劉光世遣兵渡江為
援趙鼎事實曰時諫官亦乞趣光世渡江解圍上顧

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曰昨聞光世亦欲渡江一屬官有異意遂已臣嘗以書抵光世曰叅謀諸君又在幕府必能裨替聰明固不可輕舉妄動貽朝廷憂亦豈可坐視不救滋長敵勢上曰諭諸將當如是鼎曰若其屬時時以言警之彼必自籌畫矣又曰臣待罪本兵不能遣一將何以勵其餘陛下有唐憲宗任使之明而臣無杜黃裳協贊之助因力求去辛卯建州民范汝為者粗知書其諸父以盜販為事而

號黑龍黑虎者尤善格鬪羣不逞附焉每數百人負鹽橫行州境官不能捕有選人建陽江鈿老矣郡守謂鈿有謀使攝令甌寧以圖二范未幾果擒之皆繫於獄其

徒無所歸復依汝為一日因刃傷人至死遂作亂

事在七月

時方艱食饑民從之者甚眾州兵戰敗賊勢滋盛癸巳

詔福建帥臣徽猷閣待制欽縣程邁遣兵討之 言者

論前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及同知劉珏昨聞警報了

無憂國之心使太后乘流涉險為敵騎所追望行竄遂

乙未詔康永州珏衡州並居住言者又論資政學士盧益迎奉太后歸行在所至苛擾亦降兩官時右正言吳表臣復論帶御器械潘永思恃與益深交擅作威福恣行貪饕上詔罷之且曰永思無狀朕未嘗假以事權宰執請除一差遣上曰未可且罷祿以困之庶知悔過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才人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益陰結永思非端人也先是州縣繫囚多以盜販茶鹽及逋官物數雖少而連逮甚

衆獄不速決致有死者實傷和氣九月壬寅乃詔諸路
提刑司將實犯罪者早結絕干繫者先放上曰不惟州
縣如此大理獄亦多淹然朕以一二事付寺至今未了
大凡罪當笞杖徒流或至于死法有等差而久繫于獄
是重其罪者也可呼獄官戒諭之 甲辰皇后鄭氏崩

于五國城

其後太后回鑿知為此日

時越州秋試官宋愈陳協所出

策問語多尚諛愈以為宰相今得王佐協以為雨暘今
已時若於是言者謂陛下駐蹕海隅會稽實同首善之

地而試官全不體國以詢良圖乃為進身計因言獻諛
如此是崇觀政宣之風到今未殄為國大累乞畧賜懲
之亦望陛下惡佞之意不減於責張吝時也庚戌詔愈
協各罰銅十斤 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正自
蔡京王黼用事有詣堂求部闕者雖已注人亦奪而與
之甚者部有佳闕且密獻之遂至堂選混淆為寒士之
患朝廷今已灼見斯弊望明戒吏部長貳如堂中取闕
並不得報庶幾綱紀復振癸丑詔吏部遵守 乙卯罷

中書門下檢正官丙辰詔左右司郎官依舊復置四員
有王師昊者岢嵐軍人上書誑誕惑衆戊午詔送鄰
州編管上曰朕大開言路檢鼓進狀日關聽覽言有可
採至命以官其或不當雖斥朕躬亦置不問至於惑衆
不免禁止宜以此意曉諭士民 己未內降御厨官潘
績特令再任庚申宰執奏績乃添差不應再任須特旨
再添差一次上恐人得以援例遂請前命 宣撫制置
使張浚以熙河經畧使劉錫為都統制與涇原經畧使

劉錡秦鳳經畧使孫渥環慶經畧使趙哲及諸將各率所部兵會于耀州錫錡仲武子也浚進駐邠州於是知鳳翔府兼權永興路總管吳玠與秦鳳提刑郭浩皆言敵鋒方銳當且分守其地倚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從諸軍行至富平縣錫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諸將皆曰我眾彼寡又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乃詐立前都統制曲端旗以懼金金將羅索曰彼終

給我也癸亥羅索擁兵驟至與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
吾營錫等與之戰鎬身率將士殺敵頗衆勝負未分而
敵鐵騎出不意直擊環慶軍他路無援者會趙哲離所
部哲軍見塵起驚遁諸軍亦退敵乘勝而前於是陝西
人情大震 浙西大帥劉光世解到降羌詔分隸五軍
乙丑三省言陛下推赤心置其腹中固盛德事然非我
族類其心必異國家前日招納已蹈郭欽江統所論之
失今日不可不思魏證所爭議者以為戒也乃令諸軍

常察之先是光世畏敵騎之衆不能援揚楚止遣統制
官王德卿瓊將輕兵趣承州時淮西乏食諸將多猶豫
不進獨海州鎮撫使李彥先以兵至淮岸金人攻其衆
殲焉真揚鎮撫使郭仲威兵屯天長掠往來天人以自
給德等至承州有兩校不應命斬之通泰鎮撫使岳飛
亦屯三整為援至是金攻急楚州鎮撫使趙立中砲死
城遂陷而朝廷尚未知也 時金留淮上未退一日宰
執奏邊事范宗伊曰敵未必能再渡趙鼎曰勿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可也乃乞詔州縣各為移治自保之
計毋得拘留百姓及敵至即脫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
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陛下拔人材修政事密院
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上曰
卿等能如此朕復何憂忽有謀報謂敵衆引舟自漕渠
而南行在震擾鼎謂宗尹曰不運動恐復有維揚之變
宗尹曰今日之事在維揚則不可在會稽則可鼎曰相
公定道著李回曰丞相之言差強人意

此據范宗尹
趙鼎事實參

被召入朝散大夫毛隨言按漢志歲星所在國不可
伐昔湯之元祀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房心宋亳分也周
武王至豐之明年歲星順行與日合于柳建留于張其
分實河洛之墟故武王定鼎而周公迄營成周今年冬
歲星當躔於斗斗吳越之會蓋與商州之事畧同天其
或者將厭亂而與宋乎金不南渡矣然禦戎上策莫先
自治今宜保天險修戰備權宜定都不為輕動以係四
方之觀聽則士氣日壯隨江山人也 冬十月初建州

軍賊作過時將官曹維纜到任而浙西提刑趙哲招撫
賊衆劾維之罪又衢之開化縣最僻叛將苗劉所不到
縣令范瑱乃結守臣胡唐老作守禦有勞改京秩至是
言者論之庚午朔並究實改正 先是兩浙漕臣李承
造言嚴秀二州守倅及漕司官吏催科預辦之行推賞
詔二州守倅各轉一官癸酉言者謂恐此例一開則州
縣之吏以亟辦相勉若嚴秀成命既行不欲追寢即漕
司官吏更不推賞詔從之 是日諫官論監司體量減

裂等事上喜謂宰執曰近來臺諫官日有章疏未嘗放
過一事范宗尹曰陛下開廣言路是以人得盡言無隱
此朝廷美事也 責授中奉大夫余深昨因渡江赦復
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薦在法應責降而官品高者
取裁丙子宰執奏深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
上因曰如蔡卞真所謂姦邪比閱王球家所收御製鶴
鷄賦京卞皆賦於其後卞賦盛言繼述哲宗之志屏斥
元祐黨人因致斯瑞且後苑叢茂珍禽翔集乃其常事

太平時不無緣飾而其言若此豈非姦邪也耶范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卞之力謝克家曰卞之陰險過於京也言者論防海利害有可慮者三不足畏者三大畧謂海道風帆瞬息千里舟師徑至勢難枝梧又出沒示疑牽制王師揚旗伐鼓中夜而至我若驚潰彼計得行所可慮者此也冒涉洪濤敵衆方病乘其未定易以進擊又或為風阻咫尺不前海道回曲加以泥濘其隙易乘不足畏者此也由是言之無備則可慮有備

則弗畏今莫若委之沿海巡尉及民社兵大抵海舟不能齊一未集而擊之必可成功甲申詔從之 是日宰執奏諫官有疏乞詔劉光世渡江解楚州之圍上曰趙立堅守孤城雖古名將無以過之遂以手札賜光世趣令渡江 辛卯詔故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已服除宜與差遣 是月贈故執政耿南仲為觀文殿學士 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聞軍潰自邠州退保秦州而金侵軼未已浚復退保興州斬敗將

趙哲以徇陝右兵各散歸本路諸帥皆寓治它所知鳳翔府吳玠收秦鳳餘兵閉大散關以斷敵騎來路統制官關師古收熙河餘兵以保岷鞏知秦州孫渥收涇原餘兵於階成鳳三州以捍蜀口既而大散關又不守浚惟有親兵千餘人實從或建策徙治夔州叅議官劉子羽曰若東走夔則與關中血脉不通矣今當且留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蜀之心浚乃止遂令子羽以單騎至秦亭分遣腹心召諸亡將時敵騎四出道阻不

通忽聞子羽至諸將悉來浚檄玠與提刑郭浩收拾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險曰和尚原方據險列柵守之而賊已抵原下矣浚於是又退保利州或謂吳玠漢中扼蜀口宜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豎壁臨之彼懼吾之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敵知我有備乃引去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戰於富平也金人亦畏之然後喜功名銳於進取而幕下多川南官不練兵事欲決勝負於一舉以至於是遂走興又有走關中

陝西諸郡不殘於金人者皆為潰兵所破矣 前宰臣
杜充降金至雲中見左副元帥尼瑪哈不知禮久乃令
知相州 時巨寇李成據江湖十餘州衆號百萬與羣
盜合謀造文書符檄以動州縣江東大帥呂頤浩欲之
池州治所而成遣其黨馬進圍江州於是頤浩駐兵饒
州會建武軍節度使楊惟忠有兵七千屯州境頤浩乃
請惟忠同解江州之圍合一萬五千人自饒乘舟趣
南康軍十一月庚子朔遂復南康頤遣統制官巨師古

引兵往江州幾至城下遇伏為賊所敗賊眾三萬乘勝
至南康與官軍鏖戰頤浩惟忠以眾渡江避之陣於北
溪州 癸卯詔元祐故臣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
德元老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各贈太師追封魯宣
許三國公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 上欲除
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為節度使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趙鼎格詔遂再乞罷甲辰鼎以本職提舉洞
霄宮鼎既去上欲申前命叅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

有大功今若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
獨負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前御史中丞
秦檜自敵中歸時朝士多疑之惟右僕射范宗尹及同
知樞密院事李回力薦其忠丙午檜入對仍進其所與
金將達蘭書 有直秘閣李允文者盧陽人初受辟於
宣撫處置司時諸路潰兵全集于湖北之境復辟允文
知鄂州兼節制兵馬如張用曹成馬友李宏皆劇盜亦
頗為之用又李成方擾江西故允文得以自恣一切便

宜從事邀留上供綱運且遣其屬孫濟欣棧用軍法脅取州縣物以千萬計知岳州袁植條其姦狀復置以聞為允文所得亟遣兵執植至鄂丁未沉於江而殺之

戊申上謂宰執曰秦檜忠樸可用朕昨為之喜而不寐蓋聞二聖諸后起居而又得一佳士也范宗尹曰檜在沙漠四年昨至都堂議事氣不少衰李回曰檜舊曾除資政殿學士可以經筵留之上曰未須如此遂除禮部尚書以春官事簡也張守曰陛下獎檜如此可以風厲多

士上又以檜初歸用乏賜之銀絹各二百 朱勝非問
居錄曰秦檜自京城隨金北去以被金人達蘭郎君任
用金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金遣舟送歸檜王仲
山督也別業在濟南金為取千緡贖其行檜之初歸自
言殺金人之監已者奔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無
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 以御史中丞富直柔為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 建賊范汝為衆益盛官軍多
失利庚戌詔神武副軍都統制辛企宗將兵一萬討之

企宗入閩不敢進而駐於邵武軍尋以企宗為福建制
置使初漕臣魯詹謂漕於統制本不相屬公事移牒遂
失其意及企宗陞制置督軍需甚急且促詹至其軍人
危之詹見企宗言邵武見糧未乏及責漕臣輓他州以
取贏某不敢愛死恐終非制置利爾企宗不能屈 知
湖口縣孫咸以贓罪抵死壬子詔貸命黥之上謂寧執
曰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之尚為寬典又曰自今
贓吏須與痛懲庶幾可革久獎謝克家曰聖訓及此吏

知所畏矣 乙卯詔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 初
右正言吳表臣以趙鼎薦為臺官至是乞補外戊午上
謂宰執曰羣臣之進雖多因大臣薦引若臺諫朕豈不
能辨其言否而表臣用意黨私朕何賴焉范宗尹曰呂
頤浩罷相所薦人多被彈擊臣力懇陛下保全之正欲
革此也乃除表臣直秘閣典郡 江東大師呂頤浩奏
李成兵衆此所以敗請益兵以討之甲子上謂宰執曰
頤浩奮不顧身為國討賊羣臣不能及但失於輕進今

兵既少衎須令持重乃詔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瓚引全軍萬人助之范宗伊曰頤浩欲更得韓世忠兵為助上曰敵騎尚在江北世忠未可遽行李回曰成敗擁眾跨江正以敵方南寇朝廷不遽遣兵若陛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則成破膽矣上曰朕決須親往但敵騎稍北遣世忠先行朕總兵臨之仍以賞招攜其眾則成必易擒亦不欲多殺士眾富直柔曰聖斷如此天下大幸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供悉令寄儲信上起居郎丹陽洪

擬曰審如是則遷蹕之議決矣舍四通五達之郡而趣偏方下邑道理僻遠非所以示恢復形勢卑陋不足以堅守禦水道壅隔非漕輓之便輕棄二浙失煮海之利非策也因極論之議由是寢 先是趙哲既誅死陝西漕臣權慶帥孫恂又斬敗軍統領官喬澤張忠等時統制官慕容洧守慶陽懼將及已洧乃本路熟戶其族甚大遂首以城叛進攻環州宣撫處置使張浚檄涇原經畧使兼知渭州劉錡以兵解圍錡至環州與洧相拒金以

輕兵破渭州次潘原縣錡留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捍
洧親率精銳赴渭州而城已陷錡退屯瓦亭中孚與其
弟統領官中彥送款降賊彥琪以餘兵遁歸古原州中
孚等又引金人刼降之中孚彥琪皆自羈管中起以為
將而叛錡至花石峽統制官趙彬又刼其軍與金帛降
金彬乃書生嘗為曲端館客其人尤桀點金進犯秦州
秦無師又犯熙和總管劉惟輔死之統制官俱重亦降
于金金由秦鳳還趙彬引之圍慶州守將楊可弁以城

降於是五路相繼悉陷張浚以中孚彥琪皆恭州流入
曲端心腹其降也端必知其情而叅謀官王庶譖端不
已時人多上書為端訴浚亦畏其得衆心乃送於恭
州獄逼而殺之然議者以為無辜其後追復宣州觀察
使謚壯愍制畧曰屬委任之人人致刑誅之橫被悉還
舊秩申賁美名制辭李誼行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
之敗於富平也人皆歸咎於曲端之廢人多上書訟其
冤浚畏其得衆心殺之獄中以病死聞西人以此並非

之然端負才喜犯上非浚所能御也既不能御之不若殺之天下無一曲端未必便乏才端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一搖足州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之可也議者罪浚以據天下富強之地權牟人主而不能有尺寸功蜀之士人貽書訶詆者不可勝數浚皆優容之或有金帛之賜其去陝西而至於房陵也有題六言詩於傳舍者又有從而跋之者皆訕罵難堪之詞浚見之命籠以碧紗且書於其後謂中其病此其所以獨當

一面累年雖敗而不亡者耶 湖寇楊華等一日乘舡
至鼎州城下聲言乞招安鎮撫使程昌寓募孔目官劉
醇持檄以往醇登舟而賊斷其首鼓棹東去 十二月
先是金西元帥府密遣人馳諭諸路令同一日大索兩
河之民辛未金境州縣皆閉門及拘行旅於道至癸酉
凡三日而罷應客戶並籍入官刺其耳為官字鎖之雲
中及散養民間立價鬻之或馳於韃靼諸國以易馬蓋
既立偽齊以舊河為界恐陷敵者逃歸豫地故爾是時

父母夫婦皆星散號哭之聲滿路死于非命者無數樂
壽縣得客戶六十八人誤作六百八人以報尼瑪哈必
責其數縣官執窮民以足之民罹此患甚於兵毒矣又
中原之民被掠歸雲中者不令出城無以自活士大夫往
往乞食于途尼瑪哈見其多恐或生事聚三千餘人坑
之城外 建康大帥呂頤浩奏討李成軍乙亥上謂宰
執曰金退當使諸將併力擊成成敗則諸寇自歸矣范
宗尹曰誠如聖訓 樞密院都成旨闕上令宰執具人

數甲申乃擬邢煥辛道宗藍公佐上曰煥係戚里朕不
欲令任朝廷差遣次乃道宗但不堪之兵道宗時為後
軍都統制遂除副都承旨於是給事中陳戩言道宗不
當除不報 浙西大帥劉光世探報敵不渡江辛卯上
謂宰執曰敵不渡江天意可見朕當修人事以答天意
范宗尹曰聖訓及此天下幸甚 李成將馬進圍江州
未解右僕射范宗尹請命大將致討上從之乙未以神
武右軍都統制張浚江南招討使仍詔在宣撫使之下

制置使之上乃令前軍統制王瓊後軍統制陳思恭與

通泰鎮撫使岳飛皆隸于後

以會要及范宗尹事實參纂

舊制川陝

買馬及三千匹即轉一官故有一任轉數官者主管茶

馬趙開以為濫乃奏用馬到京實數若斃於道則有

罰立為定格是冬買馬踰二萬匹而茶引收錢一百七

十餘萬緡 初福建制置使辛企宗駐邵武距賊洞二

百餘里時遣兵攻賊率為所敗邵武有選人施遠者嘗

為穎上教官以策干企宗辟充幕屬而遠反為賊游說

欲得招安時監司亦以招安為便朝廷乃遣承議郎劉
嚮迪功郎陸崇同往招之嚮崇皆建安人賊黨葉鐵者
恃其勇未即聽命惟汝為慕得官亦懼大軍繼至雖受
招安而不肯散其徒於是授汝為閣門祇候民兵統領
以鐵副之鐵改名徹乃就命嚮崇為措置民兵寨柵官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

歲在辛亥

春正月己亥朔詔改元

癸卯上謂宰

執曰張浚短於知人所用多浮薄妄作李回曰浚行倉

猝故不暇詳擇上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用人豈可不審也 尚書省言鄂岳道遠合撥

還湖北其江南仍舊分為東西路東路以池州西路以

江州為帥府戊申詔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充江東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主管閣門宋錢孫早事潛邸為內知客至是親筆轉橫行一官上曰錢孫稍習朝儀而法非橫行不使知閣門故與進一官朕藩邸人人皆與外任蓋恐其請託或紊朝政惟錢孫姑留之 甲子上曰天下事非一二著可勝又曰治亂安危固有天命亦必修人事以應之若人事不至而專聽人命固無是理 二月辛未詔和州鎮撫使趙霖以屯田法養兵已卯宰執奏

乞候就緒日優與推恩上曰此不須行凡以賞行法則
吏必慕賞而不恤擾民俟其成功朝廷自賞之可也范
宗尹曰此非臣等愚慮所及當如聖訓 初皇祐明堂
合祭天地奉太祖太宗真考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
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圜丘從祀至是上取法仁
宗欲舉行之癸未詔將來明堂一遵元祐之制 建炎
初權罷秘書省丙戌復置盟少監丞郎著作郎佐郎各
一員校書正字各二員以直秘閣程俱為少監俱開化

人也 神武前軍都統制王瓌軍至饒州江東大帥呂
頤浩乃趣左蠡下砦其地在饒池之境會淮南水軍統
制官崔增有衆八千頤浩以書招置麾下令瓌同增與
賊戰于湖口之南增大捷乘勝至江州城下而守臣以
糧盡已棄城去矣賊魁李成據城而處又遣其黨馬進
南犯筠袁而招討使張俊大軍五萬由江西路已至南
昌辛卯詔頤浩與俊協力攻賊毋失機會於是頤浩言
權湖北總管孔彥舟昨勦滅鍾相師律甚嚴因又詔彥

舟統兵亦至筠表掩捕 癸巳詔侍從臺諫官條上弭盜之術遏金之策與夫豐財強兵之要朕當虛已而力行之於是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承詔言畧曰臣昨扈蹕永嘉陛下賜以條對臣謂所急惟馭將一事更無他說時亦頗蒙採納臣區區之意猶守前見敢再陳之今之諸將爵祿極而家貲盈習成驕而無聞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杖誰復奮然請行或迫之不得已而行則必過有邀求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啻如奉驕子

是豈能為國立功者哉臣有三說一曰示之以法夫君之於將刑未嘗偏廢豈有獨恩無威浸然不治如今日之甚者謂國難未已方藉此曹以為腹心若不孜孜拊循誰肯前死此言是也臣所謂以法治之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必有人為任其責唐李祐縛吳元濟其功大矣違詔進馬溫造劾之祐自言膽落於溫御史臣竊聞今諸將雖驕亦尚畏法使知朝廷有人小過不貸則惡意不復萌于胷中矣二曰運之以權君之於將必有

得其要領而後使之心服而心畏唐杜黃裳令高崇文將兵討蜀然崇文素憚劉潼黃裳乃使人謂之曰君不奮命者衆以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陛下於平居時亦嘗察其好惡如以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三曰別之以分唐太宗所與謀者房杜而已英衛之徒則不得而與也上然之 時有司方以財匱為憂而大饗明堂已下詔矣江南招討使司隨軍轉運使詹至言今大敵在前國勢不立請停大禮悉以其費佐軍仍督諸將

分道攻守以慰祖宗在天之靈繼志述事孰大於此至
桐廬人也 初桑仲據襄陽纔兩月有盜張莽蕩者引
衆來攻仲遣其將李橫拒之橫高密人本黃河歸兵以
勇自負莽蕩為橫所敗而去是後羣盜皆畏仲不敢犯
其境仲跨有鄧隨郢等數州益無所憚放兵四出久之
野無所掠其軍絕食乃以人為糧每遇打請則全隊撥
男女給之至自食其愛妾於是襄陽之民殲焉然仲性
頗孝或盛怒欲殺人其母戒之即止每自稱桑仲本王

官終當以死報國以故能服其下至是有衆號二十萬而無食仲自知不可以久長驅西上有吞蜀之志先遣橫攻金州金房鎮撫使王彥與叅謀官續感畫策以數千衆扼險拒之橫敗走彥追至竹山縣橫據房州彥合諸統兵官韋知幾等軍二萬以備之既而復與戰於房橫連敗乃還襄陽王之望記西事曰張浚嚮之東下而復西也或謂非桑仲之畏有詔止之然臨敵而退賊益得以譎使其衆故漢上之禍皆浚為之羣盜不能入

蜀者亦其用王彥之力也 時右僕射范宗尹念其鄉

國被禍之酷請赦仲罪遂以仲為鄧隨郢州鎮撫使

朱勝非間居錄曰范宗尹以其兄宗禮在桑仲軍中故

授仲襄陽鄧隨郢均房等郡鎮撫使地大人眾稍為患

又王銖亦言仲授襄陽錫撫使今據汪藻外制乃鄧趙

郢三州而襄陽不在其數合依汪藻制辭 仲分橫屯

鄧州又令別將霍明屯郢州明嘗為中都親事官性尤

嗜殺初仲結義兄弟九人橫明皆其一也 三月辛丑

宰執奏事李回曰江上渡軍有覆舟者上顧秦檜曰卿在軍中備知此亦常事軍行無不損者如出軍一萬元未見敵而回校未出之數已減數百要是兵真不得已之事稍得已不如戢兵之愈也 辛亥詔諸路間田甚

多百姓慮將來租役且乏牛種遂不敢耕彌望荒蕪今遣官則慮成搔擾若立法又土俗不同宜俾守令各以所宜措畫或官耕或予民或假貸以取贏或召募以共利凡百施設朝廷並不牽制唯在簡而可行公私兼濟

候秋成覈實其有效者當擢以不次如古循吏入為公卿次猶增秩賜金或怠惰因循視為文具亦必按其罪以懲不恪 夔路安撫司奏昨有楊文貴者作過募土人捕殺乞依元許推賞戊午上謂宰執曰朝廷事急時多許人賞典事平則不能如所許與之甚不可也范宗尹曰當以此為戒 己未張俊捷報至上謂宰執曰李成雖號數萬其實皆吾民被擄若設賞募人擒成餘皆不問所活多矣秦檜曰只此心便可以破賊張守曰若

降赦事體尤正非若遣使之比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上曰豈可削弱祖宗基業宏固偶遭戎寇故劉豫李成輩跋扈猖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湏一統乃已宗尹曰君臣修德以次圖之甲子乃詔除李成不赦外餘並許出首先是上聞捷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見甲已四萬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上曰可令軍器所足之財固當惜但合用處亦難吝也是日詔樞

卷十
密副都承旨辛道宗與外任上謂宰執曰近者從官條
對以為辛氏兄弟擅權市恩朕未深信至為福建提刑
柳瑊乞章服始信人言之不謬朕鑒往者羣小侵紊朝
政求章服雖小事漸不可長范宗尹以下共奏外議稱
愜服上之英斷是月召顯謨閣直學士致仕翟汝文
為翰林學士時有司議明堂配祀疑於嚴父之文不
克時定禮部郎官江都王居政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
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

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以并登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諍之以為詘祖進父而神宗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配考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宗廟獨躋則患無明文並配則同祫饗請今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明堂宜奉太祖太宗配上是其議是春金左監軍達喇引衆

金史卷之六十一 卷十一
攻泰州水寨張敵萬為敵萬所敗擒其婿萬戶布拉

原名不刺

今改

殺五千餘衆初契丹之亡也其族有達實林牙佛頂林

牙者竄於漠北據和勒端城以自立至是金右副元帥尼瑪哈在雲中欲圖之雲中距和勒端三千里而右都監伊都乃本土人知其巢穴於是尼瑪哈遣伊都將女真及燕雲漢軍二萬往攻之然不付以契丹兵且留其妻子蓋疑之也又起燕雲及河東夫負糧隨去蓋金自用兵以來驅民征役民不憚者往時有擄掠無戰鬪計其從

軍之費及回日所獲數倍自立劉豫之後南則寇淮西則寇川有戰鬪無擄掠生還者少而得不償費民始為患故漠北之行人不勝其苦矣 是春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楊八郡為湖東路安撫置司於鄂分鼎澧辰沅靖合邵金武岡九郡為湖西路安撫置司於鼎 初湖南帥臣向子諲既罷去以本路漕臣賈收權帥事有節制兵馬王以寧者開封人因宣撫處置使司所辟徑來潭州令駐軍未幾鼎澧鎮撫使孔彥舟引兵擊以寧

遂之有詔起子諲復帥湖南而羣盜馬友自江北趨潭
子諲欲得人以利害說友令受招安前戶部郎官致仕
賀允中適在郡境乃為子諲見友說之曰宋祚更興足
下正宜立功名何自棄於此自古有盜賊而受終者乎
友心動改容謝允中卒不犯城而退子諲乃檄友共擊
考舟敗之又宜章土寇李冬至方擾縣境而益陽有吳
錫者提精兵數千屯本縣告邵州守臣魏舜臣乞糧不
得錫以兵趣邵舜臣懼而走於是子諲遣人招錫錫忻

然歸附遂遣錫討冬至減之時分路詔下子謹方欲之
鄂而劇寇曹成擁衆數萬自江北掠湖南屯於攸縣時
鼎之諸縣大半為賊所據賦入絕少米貴升直二千而
養蔡兵頗衆軍糧屢竭有五日纔給糯米一斛軍人鬻
妻子以自活至是鼎守程昌禹兼湖西帥即調兵糧於
屬郡事急上聞得報不及為諸司所劾又水陸道阻民
力頗為之困 夏四月庚辰隆祐太后崩詔以繼體之
重當從重服於是討論冊禮上諭宰執曰太后失位於

紹聖其後欽聖復之再廢於崇寧雖事出大臣恐天下不能戶曉或得以竊議兩朝范宗尹曰太母聖德在人
心自陛下推崇四海忻悅前後之廢實由章惇蔡京非
二聖之過上曰然昔高宗欲立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
皆以為不可李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帝意
遂決則隆祐之廢出於惇京明矣宗尹因論宰相非其
人則人主不難骨肉不能相倚如明皇相李林甫以刑
措受賞上曰明皇相姚宋而治林林甫而亂明皇在天

寶比開元時如兩人所為宗尹曰誠如此富直柔曰陛下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亦不尤哲廟與上皇願陛下無復疑之既而禮部郎官王居正以謂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恭惟太后蚤儷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己復為元祐皇后乃上皇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之意甚明崇寧初權臣悖禮顧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定位已定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格沮

之意告於天地宗廟可也遂不果冊 金左監軍達喇
自為張敵萬所敗其氣挫折又馬災多死是月遂歸河
北休兵于宿遷縣時渤海萬戶托卜嘉亦北歸過淮揚
與知軍張渙飲于舟中因語及劉豫僭立事托卜嘉歎
曰某契丹之大臣渤海之大姓初金人見招許開國遼
東累載從軍被堅報銳今雖一郡之安亦不可得豫山
東郡守勢孤而降乃當是任豈不負我哉渙孝純猶子
也 五月丙午真揚鎮撫使郭仲威擅補官謀與劉豫

連和浙西大帥劉光世遣統制官王德渡江誘而擒之
癸丑詔斬仲威於平江府將佐本非同謀皆釋其罪

自建炎初罷大府寺至是復置丞一員既而加三員後

又復置長貳

復置長貳在
四年五月

李成既敗江西大帥朱勝非

以是月入江州城而賊猶據江北不退勝非與之對壘

又虔州有寇而吉州李亨仁者與虔寇相交通勝非遣

辯士彭世範誘亨仁出降然後諸郡解嚴民稍還業先

是九江被禍最酷異於他處勝非奏臣被詔赴任來自

桂嶺至衡州境有屋無人至潭州境有屋無壁至袁州境則人屋俱無良民可憫陛下幸降寬詔蠲其苛擾招降首領量與補官收隸軍籍而散遣其徒則江西之亂庶可措日平也不然為盜者益衆勢必南軼湖廣皆不得全矣 以兵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汪藻為翰林學士 江東大元帥呂頤浩自左蠡班師回饒州時帳下兵不滿萬而淮南劇賊張琪衆五萬渡江寇諸縣進犯饒境郡人大恐統制官闔臯者頤治之愛將也方捕羣

盜胡江于臨川走檄呼之臯已招到江等在路星馳以赴
願浩召諸統兵官姚端崔拜弼皆令聽臯節制端軍為左
邦弼軍為右臯將中軍願浩自畫戰圖授之紹出城五里而
賊先鋒已至前軍將張守忠失利琪恃其衆直犯中軍臯
力戰而端邦弼兩軍夾攻遂大破之追奔五十里橫尸滿
路賊又遣精銳為水軍分道而進願浩自將水軍禦之賊
敗走溺死者不可勝計 金有皇姪摩哩郎君原名沒立郎君今改
正者與其別將鄂拉扎哈原名烏魯折合今改正數萬衆分兩道入

寇摩哩自鳳翔鄂拉扎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皆會時知鳳翔府吳玠與弟統領官璘以散卒數千人駐和尚原之上朝問隔絕軍儲匱乏將士家屬往往陷敵人無固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官陳遠猷入白玠與璘遽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已而鄂拉扎哈先期而至陣於原北玠率諸將列陣待之更戰迭休鄂拉扎哈大敗由他道遁去摩哩力攻箭箬關玠復別選將擊退之兩軍卒不相合 初水賊邵清擾

通泰有大小戰船三千餘至是抵太平州城下詔浙西
大帥劉光世討之賊又犯江陰軍及崇明鎮遂為光世
兵所圍勢蹙乃降宣州駐劄韓世清者故嘗為盜有衆
五千朝廷既招安之令屯宣州而世清復招亡命至萬
五千人月費錢十萬緡米五千石頗凌州縣時江東大
帥呂頤浩言世清可疑六月庚午宰執奏其事李回曰
世清近討張琪有功未見可疑上曰頤浩之言亦不為
無理方其可疑自當賞其功如郭偉奏邵清解圍而劉

光世乃謂因其招安清之去恐或因光世然偉之守城亦自當賞功過不相掩則賞罰信矣范宗尹等曰謹遵聖訓韓世清在江東彈壓有勞民間惟恐其去至畫像祠之時呂頤浩方招安張琪而世清襲擊琪破之頤浩以世清壞其事故不樂徽人羅汝楫在言路嘗欲為世清辯白而未果今敷文閣直學士程大昌亦徽人知其事嘗親與克言之 初詔諸路轉運司類武進士專委提刑司差官至是言者慮有私請望於帥臣漕憲中擇

文學之臣總其事甲戌乃詔江東差帥臣呂頤浩江西
差帥臣朱勝非兩浙差憲臣施炯福建差帥臣程邁荆
湖差漕臣孫綬廣東差帥臣趙存誠廣西差漕臣王次
翁川陝令張俊於逐路選之炯晉陵人綬涇城人存誠
高密人次翁歷城人也 時將葬隆祐太后已得地于
越州之寶山證慈禪院議者欲稱園陵以直寶文閣曾
紆為修奉官紆言上不日恢復中原奉隆祐歸祔此但
攢宮爾當先正名朝論是之乃以同知樞密院事李回

為總護使而有司復援異時園陵之制給事中陳戩上
疏以謂陛下念太后保佑之勞社稷之勲務急追崇而
有司觀望禮或失當中外切疑他日歸祔泰陵復用何
禮耶且外有總護使司以大臣為之而頓遞修奉之類
各設其所內有大都監以閹寺為之而提點按行之屬
復異其名辟置官吏增加俸給賜予宴犒數亦不資至
謂會稽之山無可採而欲取他山之石鑲禁之卒不足
用而欲調諸郡之夫並緣為姦騷動州縣又况梓宮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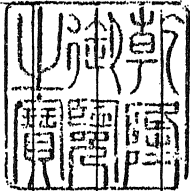
取周身明器止用松錫而有司誇侈如此豈不違太后
慈儉之遺訓而失陛下之本意乎於是一切鑄省壬午
昭慈獻烈皇后掩攢宮 初舊相吳敏方謫居涪州范
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祖母年高力辭
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至是又復敏觀文之職
充廣西湖南宣撫使敏既受新命暫駐司桂州以便宜
起永州流人馬擴為本司都統制兼諮議軍事既而擴
與叅謀官范方不協辭去 初鄂州李允文殺袁植

江東大帥呂頤浩即奏其事植有愛將表袞詣行在擊登聞鼓訟寃而臺臣繼亦論列叅知政事張守素與植厚乃啟上密諭招討使張俊令收允文俊既破李成即與統制官陳思恭謀思恭言允文兵亦衆湏以計取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歛縣人被罪責英州行至臨州允文以書招之至是招討司叅議官湯東野引若海謂俊曰君與李節制善盍往說之與俱來免盛夏提師至鄂若海曰說與俱來而招討誅之則若海為賣

友俊曰某以百口保之若海先以書與允文曰張少保
既破李成欲移戈指武昌若海言君無反狀其屬曰節
制非朝命而殺袁植與留四川綱運非反而何惟少保
言以百口相保今有三說劉豫新立君能引張用之衆
擒豫以取重賞一也或引衆西投宣撫使張樞密既相
辟必為君白于朝二也信少保百口相保之言三也君
勿恃張用之徒為強彼見李成既破皆已喪魄若知朝
廷怒君必為戈相逐矣允文感悟乃舉軍東下因檄若

海併招張用亦以衆俱來於是俊執允文歸於行在詔
付大理寺既而遂正典刑贈植直龍圖閣復若海承務
郎時俊得允文與用之衆軍勢益盛矣 時以張用為
舒蘄鎮撫使江西大帥朱勝非極言其不可并論處置
乖方之狀又乞歸帥司於洪州且言陛下志在撥亂事
須務實乃可圖功不當徇虛名又謂安撫大使與宣撫
使名甚重而無資糧及兵實不及一小邑其辭切直皆
類此 時資政殿學士王絢刑部尚書胡直孺並兼侍

讀中書舍人胡交修兼侍講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
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綉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
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文修則曰相門
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中興小紀卷十一至
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_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舉人臣葛廷燦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一

宋 熊克 撰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是歲當祀明堂文武有合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為多所僥倖乃建言論崇觀政宣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檜力贊之壬寅上謂宰執曰議得當否朕不欲人每以此事議及上皇聖德時吏部侍郎高衛王右選出疏詆之乃詔先罷武臣討論既而同知樞密院李回自言宣和間任詞臣以校正御前文

籍轉官恐是濫賞乞削秩罷政上曰人君留意文籍命
臣下校正有勞轉官豈與濫賞同科顧謂宗尹曰且如
卿等以功轉官若與小人同一劄目亦自難處宗尹力
奏此事如回者無幾其他亦不足惜遂詔侍從及館職
兼領校正者非按此下原本說脫既而上批大臣討論亦罷大
意以為不欲歸過君父愆怨士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即
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
條宗尹罪狀二十宗尹力請解政癸亥罷為觀文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上謂執政曰宗尹既去惟王侯萬格以刻薄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當罷此外宜置勿論恐分朋植黨非國家之福皆曰此陛下盛德也侯華陽人格鄙陽人時並為都司未幾宗尹落職初詔勅令所以嘉祐敕與政和敕對修命工部侍郎韓肖胄等詳定至是修成敕令格式八月戊辰提舉官參知政事張守上之肖胄忠彥孫也先是諫官韓璜論堂吏俞宗适滑浩二人預討論事浩已罷職璜言執政不當罷宗适而不

問是日執政奏事富直柔曰臣聞宗适誠不預言者誤聽秦檜曰吏承行文書不必罪之李回曰如罪兩都司彼自無詞上曰兩都司殊刻薄為朝廷建議須有忠厚之風張守等仰贊聖訓於是不罪宗适再以浩送吏部

初靖康京城圍急胡唐老時為殿中侍御史言萬一不守則本支俱覆聞康邸至磁相間為民所留此天意也請建為大元帥領兵入援至是其第吏部郎官世將繳唐老劄子且為之請謚壬申上謂執政曰當時事亦

偶然何功之有於是張守等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內
侍楊公恕自叙嘗在潛邸欲求差遣執政擬與兵馬都
監上曰以潛邸恩與一都監亦不為僥倖但其人難使
之近民富直柔曰近有任鈞者至密院干差遣陛下知
其為人否上曰鈞乃珪之子尤狠愎豈可任使此輩稍
不循理朕不欲使之在左右於是執政退而悚服 參
知政事張守薦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之才可
用詔復官提舉洞霄宮癸酉伯彥復觀文殿學士除江

東安撫大使魚知池州既而右司諫韓璜論伯彥不可
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惟公朕安得
而私也於是參知政事秦檜退而仰服聖訓 時沈與
求再歸言路中疑其論范宗尹所引用者悉出之與求
曰近世人材視宰相出處為進退蓋習以成風今當別
人之正邪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
使視宰相為進退哉 中書省言池江二州地勢僻隘
失祖宗公道置帥之意庚辰詔江東西路依舊以昇洪

為帥府 癸未執政奏劉光世繳到劉豫偽詔詔尾乃
其子偽左相銜也上曰可見豫福陋李回曰藝祖即位
用范質王溥皆數年而後代以趙普秦檜因曰帝王自
有受命之符陛下靖康初為生靈請行此即受命之符
正所謂保民而王者也 時揆席久虛秦檜倡言曰我
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
可行也 己亥中書門下省言文臣舊法曾分有無出
身帶左右字若贓罪則悉去左右庶有所別今欲復舊

詔從之。仁宗嘗親篆明堂及飛白門榜。壬寅上謂宰執曰：行宮殿小，難以模設。已別書六字，第以嗣天子臣名。恭書代孝子嗣皇帝親札。蓋以祀天為主也。秦檜等曰：以祀天為主，深合禮意。有條令所小使臣楊球者，被旨召試侍御史。沈與求言：陛下復祖宗故事，間詔四方豪俊，令中書策試而用之。於臺省館閣皆極一時之選。今球乃預其列，不知薦者為誰。望罷球，使歸。右選詔從之。甲寅上曰：朕以眇躬獲主大器，居位五祀而王室

益微念茲永懷慘若焚灼比因崇祀明堂投誠上帝冀
獲悔禍以雪神人之耻而赦文夸大殊拂朕心又除呂
頤浩制首為中興聖緒兼創業守文之言徒使四方謂
予有識可與外任於是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席益以
顯謨閣待制與郡而去 江南招討使張俊言承務郎
汪若海說李允大有功乞充本司幹辦官丙辰上以問
宰執呂頤浩曰若海頃與大圭以語言交鬪滕康劉珏
致二人不和遂有兵火之變皆編置嶺外尚未放還上

曰若容在軍中恐後為累後有罪者亦必援例第勿許之朕自以諭俊也於是頤浩等竦服聖訓 戶部侍郎孟庾進尚書時江湖供錢糧久虧而羣盜尚聚己未詔庾為宣諭制置使 詔近降赦恩慮州縣奉行不虔委逐路提刑親行體訪務令實惠及民若所載寬恤事或有未盡亦令監司條上 初李成之黨李雱為成計謀至是張俊獲雱而成勢蹙將殘黨遁居順昌詔淮蔡二鎮掩殺成遂奔偽齊餘衆趙瑞等降 言者謂洛為國

西宅而翟興於僅存之地萬死一生率師護寢陵戰屢
獲捷粗自立基望錫軍名使知國家倦倦不忘之意主
戍詔名忠護軍 吏部郎官廖剛言因江南探報事宜
頗致懷慮羣臣徃徃以維揚之事為戒無敢任其責者
臣謂動靜之間在審其緩急而已料今歲敵騎勢分必
無南渡之事望姑寬聖念以慰天下臣所陳下策正如
李孝子操瞑眩之藥厥疾已瘳則無所用矣 初翰林
學士汪藻言自元符以來至建炎並無日厯此國之重

事願留聖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至是除藻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

金左監軍達喇大憾之

按句中之字無着句上疑有闕文

盡却所獻

之物而去豫遣偽相張孝純隨而和之數日乃回達喇至祁州遷其民而出仍許只攜行李具錢穀之類皆留遂以祁城為元帥府先是建炎末敵方南牧有朝奉郎趙俊者宗城人居城北或勸其避地俊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逃將安之時劉豫以俊為虞部郎官俊稱

疾不受豫不能強凡文字不肯用豫僭號但書甲子未
幾卒時有武功大夫蘇易緣守奉化縣界轉一官於
是中書舍人程俱言武功大夫轉入橫行則官益以輕
其害尤大祖宗之法武臣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
橫行不係磨勘即非皇城使所得轉入之官皆特旨而
受故元豐官制以承務郎至特進為寄祿官而武臣獨
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政和間改武官稱為
郎大夫遂并橫行易之而轉官之級

按句內
有脫誤

此當時有

司不習典故率意而改以開僥倖之門故流弊日深且
大臣庶官轉不得過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
何理也自改使為大夫以來嘗調官轉為橫行者不可
勝數其弊已極而他人莫能言也 冬十月乙丑以新
除給事中兼侍講洪擬為吏部尚書言者謂擬未嘗歷
州縣擬請外遂除龍圖閣待制知温州 言者以謂近
差甲頭催稅其害又甚於保長戊辰戶部奏甲頭於三
十戶輪差初無高下而大保長乃有力可以倚仗詔從

之初金右監軍烏珠駐兵於熙河秦雍至是相繼
移寨欲窺蜀宣撫處置使張浚令陝西都統制吳玠於
鳳翔府之和尚原先處戰地誘致其來烏珠乃引衆十
餘萬造浮橋於寶雞縣渡渭來攻玠遣統制官吳璘雷
仲率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
繁密如雨金稍却則以奇兵旁擊斷其糧道又劫破金
寨乙亥與金戰凡三十餘陣烏珠中箭而遁俘其將英
格貝勒

原名羊哥孛
董今改正

及隊領三百甲兵八百殺敵衆橫屍

滿野是役也烏珠往反萬里始末三年其衆之損者逾半
皆呻吟扶攜以歸烏珠初有從馬數百至是僅留其六
道由平陽府守臣蕭慶以三馬奉之於是北歸燕山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
原以守塗人屢攻之不克大破敵軍殺其將帥人多疑
不實夫吳玠之敗四太子固未可知然敵若不敗則今
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皆浚為之然而金人不能取
蜀亦其用玠之力也 乙酉宰執言郭仲荀初除管軍

例得閣職上曰祖宗待三衙之厚如此富直柔曰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人蓋有深意上曰參用戚里固祖宗法然礙處亦多恐不可用於是宰執退而歎曰此言可以為後世法 丁亥宰執奏有司勘到偽造告身事連知閣門事潘永思上曰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法於是令罷閣職就逮秦檜退而歎聖德曰卓哉此舉 初工部侍郎韓肖胄在都司時嘗言國以兵強兵以食為本宜理淮南以修農事則轉輸可省遂命屯田

郎官置局建康行屯田之法於兩淮上又親書趙克國傳刻石摹本賜諸將以厲之於是荆南鎮撫使解潛於部內五郡屯田且辟直秘閣宗綱為措置官而公安知縣孫倚率先辦集詔加兩秩既而言者復請江之南岸亦興屯田戊子江西大帥李回又言江州赤地千里望依淮浙委監司興營田並從之初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及諸縣良家子弟號曰義士以縣令為軍正而武勇知邊事者副之尺籍伍符皆如舊制

軍聲甚振至是宣撫司上其狀甲申庶自待制為徽猷閣直學士 呂大麟見聞錄曰王庶立義士其法甚妙紹興初富平大畝之後兵率單寡庶於興元府興洋金蓬聞達諸處令州縣選強壯每兩丁取一丁三丁取二丁與免戶下物力錢二百千每五十人為一隊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二十萬每遇州教則厚犒賞之教閱有方可以出戰則令尉便與改秩今川口義士尚衆皆庶倡之也 己丑

吏部郎官廖剛言臣前所獻幸闕之說姑備一時之急
爾國家艱難極則必反今乃圖新之時故經營建康殆
不可緩歲晚固所未暇俟有機會可乘當親擁六師往
為固守之計彼敵雖黠詎能妄意吾之虛實而輒窺也
哉且東南建國無易金陵臣聞劉豫在齊魏間省徭薄
賦專務姑息招徠人士誘以偽官安知其不圖吾根本
地乎要當出其不意而徙居焉亦先事制人之道也尋除
剛起居舍人剛又言伏見陛下詳延儒臣採摭故實為

說以進而游意翰墨博覽羣書亦可謂好學矣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汲汲皇皇是其用心亦必有在矣且援孟子所言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與大學之治國平天下其端在正心誠意願陛下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福羣生也 初建寇范汝為未平而本路制置使辛企宗握兵玩寇一路騷然詔以大 理少卿朱宗為本路漕臣宗仙游人紱子也宗入對言 民困無聊弄兵以延一旦之命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以

此事付臣可毋戰而平也上詔宗行而企宗方議募兵
檄取錢糧數多宗遺書責之曰公擁兵彌年州縣餽餉
費百萬而責取未已民在溝壑矣公為則自為之初詔
企宗放散汝為之黨企宗乃奏汝為乞於福州就糧不
遵聖旨遂詔企宗措畫而企宗怯懦不能制賊反屯其
衆於建之城外上乃擢吏部郎官胡世將為監察御史
福建撫諭世將既至言汝為懷反側猶肆剽掠而招撫
官謝嚮陸棠顧與賊通亟捕嚮棠與制置使屬官施達

付獄又樞密院計議官沙縣張致遠請歸鄉因白宰執
乞遣重兵討之而知福州程邁亦請改命將臣又是時
曹成馬友有衆數萬轉掠湖南北而山東賊白彊笠劉
忠者嘗與烏珠戰頽頽而南自黥其額號花面戰據潭
之白綿山號為最強左僕射呂頤浩建言先平內寇然
後可禦外侮十一月戊戌乃詔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
江西湖南宣撫使太尉武成感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
之發大軍由台溫路先往福建次赴餘路仍罷企宗以

其軍隸韓世忠庾遂辟致遠充隨軍機幕既而世將奏謝嚮陸崇及施達皆械送行在嚮崇死於路達得以歸罪二人止從輕典送遠郡羈管中途逸去後改名宜生竄入偽境詔紹興府運頗艱難以久駐可移蹕臨安府初景靈宮萬壽觀會昌宮章武殿神御並在温州甲辰詔差內侍岑奎充迎奉主管官時又迎奉太廟神主亦令內侍省選官主管仍罷提點官鄭士彥別命郎官一員赴温州充提點官凡有事移牒州縣並申提點

官其主管官毋得輒行初萬壽觀有章獻皇后用黃金所鑄真宗像及后像既而上曰置金像外方人所側目若不取入是誨為盜也因愀然謂宰執曰朕播遷至此不能薦享宗廟奉衣冠出游令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

聖語在明年閏四月今聯書之

先是淮南賊張琪既為

統制官闔臯等所敗其黨姚興王悅引所部詣統制官巨師古降琪西走追擒之送行在乙巳戮于市初常州守臣周杞坐殘虐敗官是夏大旱上御迺英閣問所

以致旱之由給事中胡交修為中書舍人對曰此殆祀
佚罰遂以祀屬吏至是獄具甲寅上曰當官者小過或
有害惟濫刑為當懲聞祀數濫殺人豈得不治朕日聽
斷若任情殺人豈不可耶顧非理爾於是宰執將順聖
德退而記之以垂訓萬世時祀謂交修讒已乃上書告
其罪詔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州按驗反復窮究交修
無所挂然羣從亦多抵罪蒙歷城人也 初詔左僕射
呂頤浩復相而同知樞密院事富直柔與司諫韓璜及

神武中軍統制官辛永宗兄弟見上多言頤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言直柔與璜等結為朋黨丙辰罷直柔為提舉洞霄宮而璜等亦皆黜去初復江淮等路發運使以竇文閣直學士權邦彥為之邦彥闇而傲士論不與至是呂頤浩又薦邦彥為兵部尚書初選人永嘉婁寅亮嘗陳宗社大計深契上意已與改官至是以為監察御史制略曰爾上書論事慮國則深既遷一官朕意未足中書舍人程俱辭也宣撫使孟庾總

大軍道由温州守臣龍圖閣待制洪擬趨庾赴援庾怒
於饋餉外命擬亟犒師犒已即行擬歸未及州治軍人
已塞滿庭下訟訟且不測擬即借封樁錢用之事已自
劾詔書獎其知變加秩一等 金人僉軍之法以家業

高下定之者曰家戶軍以人數多寡定之者曰人丁軍
謂家戶者不以人數稱人丁者不以家業時雲中有陳
氏姑婦持其產簿訴于右副元帥尼瑪哈謂父子俱已
陣亡願盡納產乞免充軍左監軍烏克紳怒其沮法贊

尼瑪哈誅之於是國人皆怨而尼瑪哈又禁諸路之民
不得擅去鄉里凡出必先告官給番漢守公據然後可
行右監軍達蘭請於尼瑪哈謂西路之軍有解鹽可贍
而東路無之乞割齊境滄州鹽場以贍其用蓋達蘭怒
劉豫不拜欲奪其利而尼瑪哈方專權芟豫故不之許
然達蘭自此憾豫愈深矣 初呂頤浩帥江東置司池
州既召入令知池州劉洪道攝帥事是月以資政殿學
士葉夢得為安撫大使始還帥府於建康時建康荒殘

見兵不滿三千人諸將散居他郡夢得至乃奏移宣州
駐劄韓世清一軍屯建康追水軍統制官崔增屯采石
及統制官巨師古閩粵分守要害而世清尚未至也於
是夢得召集流民稍稍復業商販亦通 時羣盜蜂起
右文殿修撰胡安國一日謂其門人楊訓者曰昔寇起
燕山則關中河北可避及入關河則淮南漢南可避今
至湖外惟二廣爾又焉保二廣之無寇也至此可謂窮
矣只得存心以聽命訓問曰存心如何安國曰行善而

莫為惡耳 十二月丙寅詔依祖宗故事置樞密都承
旨一員以兩制為之 建寇范汝為聞大軍將至並入
據州城監司守宰以下皆遁去賊將葉徹往犯南劍州
先是制置司撥統制官任士安一軍駐城西賊至未肯
力戰守臣張覺獨率州兵出拒射徹死而退賊覺候官
人也覺知士安方懼無功即誣徹首與之州兵皆憤覺
曰早晚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
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曰大臣武果引

衆聲復父讎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偕戰賊大敗
汝為自此益挫唐午詔略曰聞汝為嘯聚日久今再遣
師剪除其從有能執汝為請命者當受重賞自餘咸赦
除之上因諭宰執曰若不許其自新何以示好生之德
秦檜曰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唯仁則能好生而配天地以守其位也既退呂頤浩請
記以為訓時宣撫司軍已次福州於是孟庾留福而韓
世忠總兵趣建知福州程邁謂世忠曰賊銳宜少休以

侯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時賊於正南路植巨木為鹿角及設陷馬坑以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由小路徑至鳳凰山繞出賊背范汝為震怖以謂從天而下於是列寨以環其城賊夜遣衆劫寨戰敗而走丁丑右司諫方孟卿言比言大兵所過恣為剽掠有甚於賊願賜丁寧乃詔自今出師毋得秋毫騷擾樞密院察大將統制統領官以下遞察犯者並行軍法初宣撫處置使張浚移軍閩州令參議軍事劉子

羽於關外調護諸軍子羽頗得衆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而軍用足戊子宰執奏浚居閭為水運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至行朝見論浚者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迹萬一有功實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上因論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但利多害少皆可為如前年航海一板之外便為不測使惑於浮言浚巡不決豈不敗事於是宰執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

與歎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顧恐人臣不才無以稱
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壬辰
兵部尚書胡直儒卒鄧隨郢鎮撫使桑仲雖已受朝
命而猶恃兵衆再圖取金州是冬復引衆攻房州金均
房鎮撫使王彥與戰于青林間又大敗之建炎初詔
西外宗司居高郵軍南外宗司居鎮江府及渡江以來
遷徙不常是年西外宗居福州南外宗居泉州其後兩
宗學各置教官如諸州例云時金左監軍達蘭居祁

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攜貳
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泉其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
燕餞而遺之未幾踵至得衆數萬給良馬利器用之如
華人因創赤心奇兵兩軍頗得其用 初五路既陷金
人悉割以屬偽齊金以陝西重地自右監軍烏珠敗走
都統羅索病死而忠護軍程興屯伊陽山又知鳳翔
府吳玠見保和尚原右副元帥尼瑪哈欲固人心遂以
女真萬戶薩里罕為經略駐兵鳳翔府以守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中興小紀卷十二

宗 熊克 撰

紹興二年

歲在壬子

春正月甲午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

待制以下各舉一人但學業優長不拘已仕未仕詔略曰祖宗以來百餘年間嘗以是科獲致豪俊朕方求才以濟艱難之運尚期得人遠追前烈庶無愧於斯焉時劇寇曹成擁潭帥向子諲見在道州而荆湖宣撫使吳敏尚未率師度嶺於是右文殿修撰胡安國貽書於敏

謂帥臣見執而方伯不能治此方伯之耻不知策將安
出願速追前軍進由昭賀以通春陵北檄韓京自衡移
永東檄吳錫巖兵宜章而親總中軍急度嶺而北下臨
清湘據三湖上流之地然後詰問曹成擅移屯所與執
帥臣之罪就檄子諲赴使司軍前議事若其悔罪自新
則與之招安不然斷而討之勝負可決若復延久必生
內變矧迫東作之期民失耕種不待接刃已躋於溝壑
矣未幾成送子諲歸 宣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城辛丑

夜賊稍怠官軍梯而上城遂破殺賊衆一萬餘人賊將
葉諒以一軍徑走邵武范汝為竄入回源洞自縊死世
忠遣兵追諒并賊驍將張雄等皆擒戮之初世忠意城
中人皆附賊欲盡殺之至福州見觀文殿學士李綱綱
因曰建城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故民得全活及師還
父老送之請為建生祠世忠曰活爾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上幸浙西 壬子以侍御史沈與求為中丞與求
以軍儲窘乏首陳屯田利害為集議二卷上之又以禁

衛單寡乃言陛下將圖大舉則先務之急宜莫如兵漢
有南北軍唐自府兵彌騎之法壞猶內有禁兵外有鎮
兵故無偏重之勢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兵
房兵部但奉行文書而已願命大臣講求利害使人情
不駭而兵政益修以助成中興之業 時卽青李捧單
德忠三盜皆就招已至臨安乙卯上詔宰執往汰其衆
萬人中留銳卒三千可備出戰者庶國無虛費時三盜
有衆二萬三千於是呂頤浩秦檜與大將張俊同閱其

間可留者僅七千一如上所料 先是節制兵馬王以
寧擅興外境徑造潭州戮命官移守將為言者所論纔
降官充監當又利州觀察使孔彥舟累蒙超除迷不悔
罪愈肆猖獗大掠湘中下趨鄂渚乃得舒蘄二州鎮撫
而宣撫處置使機宜傅雱入彥舟軍遂為之用所至文
檄皆以宣司為名諫求州縣右文殿修撰胡安國憤之
因貽書右僕射秦檜以為政刑失當莫甚於此宜正國
法又言馬友據岳陽犯長沙買馬招軍大集亡命而鼎

帥程昌禹乃與關通公行文牒謂已奏為湖東總管曹成擁衆西侵而友畏成分有其地遂致書誘令取全道以入廣西成遂南掠今諸寇連衡民不奠居已迫東作之期若更遲之失其農業無食無衣同歸於盜朝廷雖除前宰臣吳公敏宣撫三路而廣西兵寡宜就遣大將韓世忠以為之副早令殲殄羣寇收拾遺民又子謹忠節在今日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陷於賊復加任用俾收後效時已召安國為中書舍人尚未受命也

二月甲子詔御府圖籍經遷徙散亡比聞平江府賀
鑄家見驚所藏書令守臣悉買之以付祕書省 鼎寇
楊華自去冬出降而楊廣為其徒所殺惟楊么在有衆
數千么與黃誠俱為賊首又曹成自道州南寇賀州乙
丑宰執奏事呂頤浩等因陳天下大勢謂當用二廣財
力事荆湖南兩路遂通京西以接陝右此天下左臂而
京東諸州為叛臣所據正如國初河東且留以蔽敵諸
路先定併力圖之似未為晚秦檜因請自湖外當一面

效羊祜鎮襄陽之體上曰卿等當居中運羣材不可授人以柄於是頤浩等奉詔感歎而退時湖廣三路宣撫使吳敏不能制賊為言者所論而罷降為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又知道州向子志亦為監司劾罷於是新除中書舍人胡安國寓書於左僕射呂頤浩略曰昔韓忠獻公秉政十年勲蓋一時權震天下然議者亦或排之則孫公沔李公參呂公誨王公陶與司馬公光是也衆人常情睚眦必報而忠獻公於是數人皆引用之各

盡所長不以為怨而近世諸人借國福威行其私意取快一時欲救往迷正在今日相公中間均逸亦有異同之論今日公衮言歸進退賢否賞罰功罪固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思讎為戒然此於忠獻猶有不足未免天下之疑豈甲兵之問日至廟堂機務叢委偶未察也以貴者言之如舊相吳觀文起帥長沙繼除三路宣撫吳雖辭免而軍書羽檄輻湊門巷又以劇盜方集境中恐失事機惶恐拜命鳩兵選將夙夜究心亦未為失一旦

賜罷自觀文降資政自通議降太中傳播諸方駭動勸聽所可疑一也以微者言之向子志之守道鋤治姦猾雖犯衆怨識者是之申乞移按他部不為過也巨寇侵陵衆寡不敵移守山寨而外臺乘此交劾罷之所可疑二也相公平心為相施於貴者將存其事體施於微者當海度容之若改正此二事則不違公議釋疑於天下矣夫宰相時來則為不可擅為已有人才亦各自負不可益以已長安國見辭新命冀賜片言俾從所欲則受

賜大矣 丁卯詔選人七階悉分左右字 吏部侍郎
李光弼大並遷尚書光吏部彌大戶部彌大吳縣人
也 庚午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樞密院就福建差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時人
多賀綱其客有臨川陳冲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冲用
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閒
居其望猶重若因此成功尚益前失萬一又無所成平
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 初福建等路安撫副使韓

世忠統兵自江西入湖南至是曹成已入賀州世忠遣
提舉官董旻馳往招之又馬友為其下所殺衆皆出
降惟白氊笠劉忠據潭之白綿山阻湖水以自固世忠
曰此宜急擊宣撫使孟庾曰功幸已成而師久勞若趨
白綿不捷則前功盡廢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政所知
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世忠所部與賊對壘
按兵不動一夕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白綿山上
戒之曰俟賊空壘出戰汝疾馳入奪中軍望樓植麾張

蓋既而世忠引兵進攻賊悉衆拒戰勝負未分而所遣
銳卒已立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忠
大敗乘小舟逃去欲投劉豫徒衆斬其首持詣世忠以
降 時宣州駐劄韓世清怙衆跋扈又李成劉忠餘黨
尚在淮西 丁丑復置中書省門下檢正官一員 宣
撫處置使張浚奏金人首領有不免者己卯上謂宰執
曰此知天意所在朕當加畏以祈天弭禍國庶幾具有
瘳乎秦檜曰近陛下屈己從諫中外士民莫不感悅

召前尚書郎南昌徐俯為右諫議大夫於是中書舍人程俱奏俯禧之子而黃庭堅之甥雖才俊氣豪然所歷尚淺今以前任省郎又除諫議自元豐改制以來未之有也考之古今斐然傑出如陽城种放亦未嘗不循資望而進臣願陛下須其至姑以所應得者命之他日置之左右何所不可如元稹在長慶間命知制誥以至翰林真不柰矣止緣自荆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為省郎便知制誥遂喧朝聽時謂荆南監軍崔潭峻引之近傳

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名曰警策恐外人不知陛下所以得俯之由以此為疑仰累聖德如臣言可采乞
收還前命 乙酉上諭宰執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
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
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不能於是呂頤浩等嘆聖
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身正家平天下有餘裕矣
退而以為當記 先是知明州兵樊進錢五萬緡戊子殿
中待御史開化江躋言朝廷受此無名恐小人觀望效

尤殘民以為己利望斤還之仍加黜罰詔委憲臣勘實
如係科民即仰給還既又降懋兩官懋乃晉陵人時四
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列將陳思恭統步軍二萬張
公裕統水軍一萬皆留戍郡境軍費不貲懋得權酷之
羸以供稍廩民不知兵朝廷嘗以直祕閣寵之至是貶
秩而去尋察其枉除湖北轉運通判 左僕射呂頤浩
屢請因夏月引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
可為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敵分三

路入攻江浙兵皆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
冗修飾器甲今張浚軍三萬有全裝甲萬副刀槍弓箭
皆具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王瓌軍一萬三
千雖不能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光世軍四萬老小至
衆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揚沂中後軍陳思恭
皆不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姚端張守中等軍亦
二萬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有十六
七萬何憚不為且向者邵青擾通張琪劫徽饒李成破

江筠范汝為據建劔孔彥舟馬友曹成等為亂於江湖
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金之南牧莫敢嬰其鋒
者近歲張浚獲捷於四明韓世忠扼於鎮江陳思恭擊
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於淮甸良由金貪殘太甚天意
殆將悔禍又金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體
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事固可料觀宇文虛中密奏
雖未可盡信然金人連年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
固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睿斷早定命世忠

張浚及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今世忠由宿泗劉光世由
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隻令范溫閻阜乘四
月南風北去徑取登萊此數路昔有糧可因不必詢民
饋運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守之金
舉兵來爭其地則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
可復况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銷磨
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 初北賈有至建康
者言中原民苦劉豫虐政皆望王師之至前後所言略

同知壽春府陳辨者始貳於豫兼用紹興阜昌年號又
知濠州寇宏本羣盜與偽宿州守胡斌通至是建康大
帥兼淮西宣撫使葉夢得遣使拊之辨宏皆聽命因與
以錦袍銀鎗之屬既而豫追其將王彥充攻壽春為辨
所敗而宏遂與斌絕夢得乃令二州布本朝德意務以
懷來辨遂復固始縣宏招納吳青等二千餘人會豫衆
復犯二州夢得令統制官王冠等援之豫衆遁去遂復
光州 三月言者以謂中原未復而米多出二浙今虛

存發運一司以催綱為名歲費十六七萬緡以養無用之官吏彼自知無所職乃請于朝糴米以塞責而已戊戌詔罷之先是江東詔撫副使李光王瓌總兵至宣州言者謂去冬嘗降御劄略曰張浚行軍秋毫無犯頗慰朕懷堯言一布天下孰不傳誦今瓌副光出使江東恐未能仰副德意望下臣章付光申飭瓌等遵稟聖訓詔劄付光瓌既與光擒世清誅之仍揀其眾瓌部之赴行在左僕射呂頤浩因奏其事上曰去歲累諭范宗尹

此乃腹心之疾而宗尹遲疑未決不知毫芒不除將尋
斧柯也時知建康府葉夢得請祠己亥以光為端明殿
學士知建康府兼壽春滁和宣撫使上曰江東一路遂
帖然矣 癸丑詔諸縣造簿之歲姦賊狼籍民被其害
自今產去稅存之戶畫時催割庶民不被橫斂如違官
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不舉者同罪許民越訴 詔昨
誘淮東民佃田免稅二年異時止據當年已種畝數令
輸其績懇到田亦據實數添焉庶人戶曉然易以安業

如州縣踰數罪以違制 諸路省試合格進士並集行
在甲寅上御集英殿策試上曰試舉人以鯁直為上諛
佞者降之冀士知朝廷所向習成風俗崇寧以來宰相
惡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既遂賜張九
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其身九成餘杭人也上曰
凡士人須自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九成對
策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迴避擢為首選其誰
曰不然時有犯廟諱者依格降等至犯御名者上曰朕

宣以己名妨人進取耶命本等收之 時隴州移治方
山原軍儲芻穀多聚其中是月吾叛將張中彥慕侑等
引金將來攻城將陷陝西都統制吳玠自和尚原遣同
統制官楊政引兵救之圍既解連戰又捷於是宣撫處
置使奏擢政知鳳州政臨涇人也 夏四月庚午神武
前軍都統制王瓌奏起復單知微為准備使喚言者以
謂知微乃省吏單知彰之兄異日有言瓌用知微刺取
省中事機者何以自解昔郭子儀在邠州嘗奏除一州

縣官不報子儀謂僚佐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百所
求朝廷尚委曲從之此無他反疑之也渾瑊在蒲所有
奏不從亦私喜曰上不疑我今陛下待二三大將豈可
不如唐之待子儀與瑊乎乃寢前命左右僕射呂頤
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傾險浮躁之士列于要塗以
為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其黨建言周宣王
內修其政外用其威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
事遂除頤浩都督江淮等路諸軍癸未詔略曰朕登庸

二相禮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尚慮浸分朋黨互相傾搖自今或阿附以害吾治令臺諫糾之嚴寘諸法於是頤浩言近聞金同劉豫合兵以窺川陝若於來春舉兵北向必可牽制川陝之西萬一王師遂劉豫則彼必震恐因令韓世忠徑自西京入關北亦一奇也戊子乃詔頤浩總師北向置都督府于鎮江 宣撫處置使張浚言已運米五萬石至荆南欲理川口與行在相接是日上謂宰執曰兩日前言者猶請遣人副浚

朕謂委之不專難以責成秦檜曰誠如聖訓 時中書

舍人胡安國上時政論大略謂陛下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而六龍暫駐杭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失險守邦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守峽口之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身束其腰脅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

甲下蜀貨而血氣周流矣又近者分鎮京畿淮甸多使
暴客錯雜居之獨安陸命丈臣陳規荆渚命武帥解潛
若降指揮以湖北與諸鎮不同宜有更張考二人之績
規宜因任潛宜改移無不可者仍復漕憲二司以理財
治盜雖襄陽難以分鎮然時方用兵乘便分割亦豈無
機會然後上流之勢全矣安國又言今日之勢宜以襄
陽隸湖北岳陽隸湖南而鄂渚隸江西蓋祖宗都汴其
勢尚自內而制外今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祖宗時

事雖殊而意則同此復中原之勢也 時朝廷已除主
管明道宮呂祉為湖東提刑呂祉因言荆湖分東西地
勢人情皆不便乞依舊為湖南北從之 時軍中所上
功狀動以萬計其中亦多冒賞先是詔吳世昌孫舜卿
王懷寶田師益燕垧周濟等轉官有差殿中侍御史江
躋言軍賞濫則無以勸有功比言者嘗謂秦有繫名之
弊陛下今御史臺覺察今遠者臣未能悉姑以目前言
之如世昌等有轉至五官者皆貪競無恥而非有勞望

行追寢癸丑詔從之 時劉豫欲遷居東京而忠護軍

翟興屯伊陽山以阻其路豫每遣人往陝西則假道於

金由懷衛太行取蒲津濟河以達豫患之嘗遣迪功郎

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戮頤而焚其書於是豫力請

於左副元帥尼雅滿期必破興會興將楊偉降金具陳

破興之計乃發女真萬戶察罕瑪勒

原名茶曷
馬今改正

渡河聲

言攻興興盡發兵應之而偉潛引賊兵由間道以襲興
營興力戰而死豫遣人至元帥府議遂乘勢以是月遷

居東京至之日大風拔木都人震恐豫曲赦以安之因
與民約曰今後更不肆赦及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
雜用不限資格且奉其祖父為帝親從郊社從弟益為
京兆留守禮部侍郎鄭億年為開封尹時偽相張孝純
致仕豫更以李鄴范恭為左右丞相其後上密詔孝純
鄴及李儔令東身來歸當待之如初孝純等不奉詔偽太
常博士直史館祝簡獻遷都及國馬賦其吠堯之言略
曰蠢爾蠻荆弗賓弗降固將突騎長驅不資一葦之航

豈惟觀長淮飲大江而止哉豫批云文賦非治天下者
所尚此賦極陳馬之為用有補馬政與減磨勘以示無
言不酬西京奉先營卒賈玉椀疑非民間物勸之知得
于山陵遂以偽臣劉從善為河南陶沙官求金人所收
不盡之物有前尚書郎李巨者乾封人建炎末避地不
及遂為豫用豫使留守北京既而巨謀歸本朝豫族誅
之 閏四月甲午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
今總督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昔諸葛孔

明罰二十直以上皆親之司馬宣王以為必不能久唐
太宗諭房杜聞公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
乎卿自今凡事繁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闊略可也

乙未都督呂頤浩辟戶部尚書李彌大秘書少監傅崧
卿為叅謀官明州觀察使馬擴為叅議官彌大求對言
東晉王導謝安以師傅都督未嘗離朝廷今邊圉幸無
他頤浩不宜輕動乘塞視師臣等僚屬當任之且請諸
將悉置軍正如漢朝廷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欲殺其

專自都督府始丙申上諭宰執曰朕用頤浩都督諸軍
彌大乃云已為天子從官非頤浩可辟陛下必欲遣臣
與崧卿別為一司專伺頤浩之失密啟以聞如此語乃
間朕君臣儉人也令速與一郡乃以彌大為顯謨閣直
學士知平江府未幾為言者所論落職奉祠 丁酉罷
後苑工作惟留老工數人作方鎧以為武備 戊戌詔
紹興府權貨務都茶場移於建康府置局時金人欲入
攻辛丑上謂宰執曰金人用兵十八年矣子女玉帛劫

據已盡猶用兵不已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朕相時待釁可也 乙巳宰執擬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大理人命所繫獄官多慘刻少恩誼儒者賴其奏讞平恕可使民不寃勿令外補 都督呂頤浩屢言淮南宣撫使劉光世兵冗不練必敗事欲移其一軍丁未上謂頤浩曰愚聞光世兵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卿至鎮江先犒設使恩信洽然後科揀雖光世唯卿所用不必移也參知政事程汝文退書聖語以為上對臣下稱愚此盛德之事

不可不書 壬子劉光世之父檢校太傅延慶陷敵中
後與本朝同陷敵者結約逃歸為敵所覺遂遇害至是
保捷卒王進自敵寨徑走還光世始知武死乞解官戍
午詔起復 初詔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討曹成賊黨
至是成衆猶三萬飛追至賀州大破之殺萬餘人乃詔
飛乘勝掩捕及錄上有功將士 初金薩里罕與偽齊
合兵屯於鳳翔長安以窺蜀久不得志遂欲出奇取之
至是無故拔營悉去又刷五路軍盡從以行時陝西都

統制吳玠以秦鳳經略使戍鳳州之河池縣同都統制
王彥以金房鎮撫使戍金州二鎮皆饑而徽猷閣直學
士王庶知興元府乃過為守備閉石門僊人二關塞褒
斜路商販不通二鎮病之因有違言是月宣撫處置使
張浚自閬州趣興元檄召諸將會議初欲調護庶與彥
玠結好玠彥言與庶相遇無善狀浚至益昌庶亦覺有
間已乃以素隊百人馳會浚問以進取之策庶曰富平
之敗屬耳軍未可用也浚遂徙庶知成都而以便宜命

參謀官劉子羽知興元府子羽至即弛禁通商輸粟以濟二鎮 初李光為吏部侍郎因上疏言前知臨安府孔覲受諸縣獻錢四萬貫及盜取激賞庫金銀并糴官米受百姓財萬計於是以光疏作言章行出送大理寺至是獄具用衆證覲坐受錢一千八百貫詔貸死羈管象州既而覲上書訐枉久之得放還 兵部尚書權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五月辛酉以為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給事中程瑀言邦彥之謬不聽瑀鄱陽人也

上以宗室子偁之子生有聖質

生有聖質
據會要

鞠于宮中

賜名

從王
從爰

蓋默契于崔府君之名也

丙子劉豫自去

冬起登萊密三州兵與敵衆合犯山東之忠義軍寨失利而去遂廣造戰船以張威又送旗榜偽赦欲間衆心統制官范溫收繫其使至是以聞且乞賜糧船自誘商人販米從之詔以溫為遙郡團練使 壬午詔中原士夫流寓東南徃徃乏媒寡援可令內外侍從及監司郡守各薦三兩人以備器使 初呂頤浩之長天官也嘗

請寺監書局以上依舊堂除餘悉付吏部然有合堂除及專法奏舉者至是吏部以為言 丁亥責授中奉大夫余深原任觀文殿大學士該赦復原官給事中程瑀言深實蔡京腹心使深官可復則京儻未死官亦可復也夫曠蕩之澤雖曲示於寬恩而災眚之赦難例施於巨蠹乃詔寢前命 戊子詔太祖嘗令百官轉對自今行在百官日輪一人面對各宜展盡底蘊以救時弊朕虛佇而聽將有非常之選 時有樞密院編修官王大

智進所造戰車上謂宰執曰車戰可用否古法既廢不復聞車取勝莫若且令多造強弩翟汝文曰強弩可制敵人上曰朕謂不在此制敵在修文德古人用兵以師直為壯曲為老曲直之間遣使往來便可休兵金人豈能以此諭邪上又曰宣和間謀國之誤當時契丹可救不可伐若契丹尚為鄰豈使金人侵軼中國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進士有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來者詔樞密籍之以充效士月給錢十緡米一石六

月甲午曹成之衆自賀至郴州湖廣宣撫使李綱遣使
臣費勝諭之成與其徒赴司參於是綱奏成已就招乃
詔成自榮州團練陞防禦使 僉書樞密院事權邦彥
初知東平府時今舒蘄鎮撫使孔彥舟在其麾下因事
叛去至是聞邦彥居本兵之地心不自安又宣州韓世
清北伏誅而福建等路宣撫使韓世忠已破諸盜順流
東下疑其圖已遂有異心詢於幕官王玠玠長洲人烈
士也正色責之曰總管被命鎮撫二州任優祿厚豈可

負朝廷恩自陷不義彥舟不聽玠再見詈之 癸卯詔
川陝合赴省試人令宣撫司於置司處試仍差職司充
監試官川陝類試自此始 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為
姦參知政事翟汝文語左僕射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
違者峻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賄者檜面劾汝文擅
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臣見劾豈可無耻居
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
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送省部不關其長每宰執聚議

則目視雲漢未嘗交談豈能共濟今日之事又見防秋
近將緣故而去乃詔與郡言者再論遂令致任先是
詔知建康府李光修行營以備巡幸乙巳宰執奏裁減
事上曰可令只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之費雖用數萬
緡亦豈為過但廊廡又須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
何用不至象箸之漸不可不戒都督呂頤浩奏鎮江
一軍月費二十二萬餘貫朝廷給一十一萬二千餘貫
猶少一十萬餘貫緣臣在外即無應副劉光世錢糧案

續可照望差臺省官各一員來此 乙卯上謂宰執曰
卿近設修政局令百官各條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
器械內修外攘之事宜更講求上又曰金人恃強挾兵
十五年不休自古豈有外國常強中國嘗弱又劉豫僭
立不明逆順秦檜權邦彥曰陛下聖慮周遠其論極至
上曰文武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檜曰陛下宵旰不忘天
下幸甚 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初議者以謂嶺外於
西南夷接境有馬可市而大理特磨諸國所產尤多又

工部侍郎韓肖胄亦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綱不通而廣右鄰諸蕃可用錦帛向博易宜即邕州置市馬專責成功乃詔帥臣收市至是安撫司上大觀所定橫山寨買馬格凡八等詔可夫取馬嶺表以資兵用自古未有今乃得之 是夏金試舉人於白水泊左副元帥尼瑪哈密諭試官令勿取中原人金知制誥韓昉燕人也有磁人胡礪者被擄借昉鄉貫應副時止用詞賦不用經義蓋承尼雅滿之意欲中原人例皆黜之而獨礪

作燕人遂為第一或為賦以譏之有草地就試南人不
預之語金自此失中原之士心矣 初起居郎王居正
准詔言事於省費尤切其略曰宗興一百七十三年矣
自朝廷至四方所行蓋彌丈也今天下幅裂陛下所居
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一二日駐劄之間以數路之所
出欲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廢臣以為
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非所謂知時變也夫不知隨
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

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如國初歲舉進士
不過數十今至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
臣備員考官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亦拙
矣他皆類此臣願詔大臣論定若非禦侮備邊與恤民
之事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矣 初右僕射秦檜之
參大政也與居正甚善間而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所
言皆不酬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
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

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
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
慙而怒未幾居正以右文殿修撰出知婺州

居正出守
在七月

時故崇政殿說書程頤之學盛行胡安國曰伊川之學
不絕如纜可謂孤立而以為盛行何也豈以其說滿門
人人傳述耳納口出而以為盛乎自是服儒冠者多以
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矣

--	--	--	--	--	--	--	--	--